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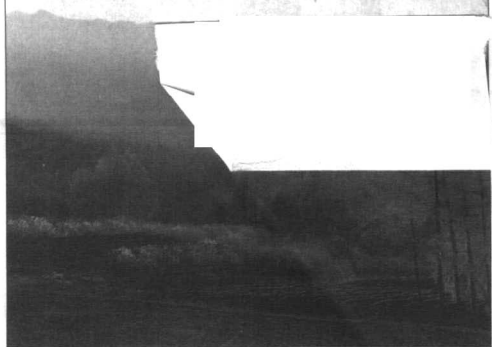


华 夏 书 香 丛 书

徐 鲁 著

黄/叶/村/读/书/记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华 夏 书 香 丛 书

黄 / 叶 / 村 / 读 / 书 / 记

徐 鲁 著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代号:ZH123200

华夏书香丛书

黄叶村读书记

徐 鲁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50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613-1860-X/1·179

定 价:14.0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

苏东坡当年在给一位朋友论读书的信中说过：“书富如海，百货皆有。”在如此汗牛充栋，包罗万有的图籍面前，读书人只有“不厌百回读”并“熟读深思”方能进入其堂奥，领略其精微。他更举了孔子为例道：“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

中华民族的先贤，于图书的推重和珍爱之情，实在是史不绝书。

基于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的构想，我们于1997年春天开始策划这套《华夏书香丛书》。我们有志于通过若干部专题图书，以图文并茂的生动活泼的形式，来深入解析源远流长的中华书文化史，来贴近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来培养读者爱书的情怀，来增益他们对图书的爱好，从而把自己陶冶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进而以优良的心态和教养，满怀自信地去参与21世纪的激烈竞争。

《华夏书香丛书》，荟萃了一批老中青三代学者和专家的读书随笔和书话小品。尽管他们经历不同且业有专攻，但他们对于书的炽热情感和精到的思考，将通过这一篇篇朴实无华、言之有物、大异于高头讲章的灵动文字，一一传达给读者，并引起读者的

共鸣和思考。

时下,书话丛书在国内已出版了多种,一种既出,皆好评如潮,这是令人欣慰的。我们倒是相信,虽然商潮汹涌,但受几千年华夏书香浸淫的读书种子毕竟绵延不绝!在这种令读书人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的《华夏书香丛书》能够加入以弘扬中华书文化为职志的大潮,同裹斯盛并推波助澜,我们是引以为幸,引以为荣的。我们也惟愿这套丛书能够成为我们与书友之间的桥梁,从而以书会友,以友弘文,共同构建我们理想之中的“书迷天地”与“书香乐园”。

自序

徐 鲁

我的故乡是山东胶东半岛。70年代我少小离家,开始闯荡江湖,以后虽寄身江南,然游子意绪、过客感觉,从未在心头消失过。苏东坡的诗《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其一云:“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诗中传达着一种忧郁的乡愁。本集取名“黄叶村读书记”,第一层意思即源于此。另一层意思是:我自90年代以来一直居住在武昌东湖湖畔。这里远离繁华闹市,满目田园风光。坐在我家“七重天”阳台上远眺,烟波浩淼的东湖水面和黛绿色的珞珈山麓尽收眼底;每天黄昏,我都要沿着一条林中小路,走进一片幽深和寂静的、由一些奇高无比的香樟树和枫橡树组成的美丽的小树林中,去散一会儿步。我想,这片小树林大概和梭罗的瓦尔登湖畔的小树林差不多。晚秋时分,整个小树林里落叶缤纷,琥珀色的、深红色的和金黄色的落叶,在大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这片小树林的边缘,还有空旷的大草坡、一畦畦的菜地和鸡犬之声相闻的农舍……在我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想象中,这里,就是我每天读书、写作、生活和散步的村庄——我的“黄叶村”。本集中的大部分

篇什，都是在“黄叶村”里完成的。

我喜欢读书。博尔赫斯说：“我一生都是在书籍中旅行。”这样的一生真令人神往和羡慕。俄国“白银时代”的一位文学家罗扎诺夫在谈到面对自己喜爱的书——譬如普希金的著作时，这样说道：“……我是在吃他。已经熟知他作品的每一页，每一个场景，还是要反复阅读。这是食物。它已进入我的体内，在我的血液中流淌，使大脑变得清新，使灵魂变得纯净。”是的，书也是我的食物。它还是我须臾不能离开的空气和水。罗扎诺夫又说过，为消遣而读书是不值得的，“只有当书被体验的时候，阅读才给人带来满足。”因此他奉劝那些仅仅为“有用”而读书的人：书，有时候其实并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实惠”，非但不能带来什么“实惠”，相反你可能得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包括你的思想、情感和生命。对于罗扎诺夫的这个观点，有人做了这样的理解：正如一本传世的经典是要用整个思想、感情和生命去写作一样，对于一本传世的经典的阅读，有时候也同样需要投入整个思想、感情和生命。我觉得，这种理解十分到位。

这本《黄叶村读书记》是我继《剑桥的书香》（中央编译出版社）、《恋曲与挽歌》（天津教育出版社）、《同有一个月亮》（青岛出版社）之后的第四本书话和读书随笔集。我知道，我的文字是感性的，注重文学感觉，而不具学理价值；对书籍的选择也颇随意，听任个人偏爱。其中也写到了不少书人书事，有我尊敬的前贤长者，也有时相过从的同辈朋友。我写下了对他们的观感和印象，有时候几乎是“述而不作”。我知道，我对他们的认识与理解很可能是浮浅和偏颇的，但我对他们怀有的感情是真挚和朴素的。因为他们的存在，以及因为他们而产生的体验与想象，使我更多地感到了人生的充实、单纯和美好的那一部分。

写到这里，黄昏又降临到我的书房里了。一排排沉默的书籍，列队在我的身边。那些庄严的老书，在散发着旧时的书香；那些美

丽的新书,在吐露着新鲜的芬芳。我坐在这静谧的书房里,享受着一种安宁和温情。我想起吉辛的一句话来:“在一切事情中我追求宁静,但是我得不到它,除非在一个角落里手执着一本书。”

承蒙书评家徐雁兄的关照和宽容,使我忝列于《华夏书香丛书》的作者队伍之中,不胜荣幸之至。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任平先生为这本小书做了许多具体繁琐的编辑技术上的处理,并对一些篇目的去留提出了良好的建议,在此谨致深深的谢意。

1998年早春二月,武昌东湖边

目 录

总序 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	(1)
自序	徐鲁(1)

大书小识

心爱的《鲁迅全集》	(3)
重读《樱花书简》	(6)
“人生长恨水长东”	(11)
重读《傅雷家书》	(15)
徐迟和他的《江南小镇》	(20)
一个爱乐人的旧梦	(30)
五十年前的《美文集》	(34)
雅典娜女神的召引	(38)
虽非史诗,亦似诗史	(44)
柳亚子的《新文坛杂咏》	(47)
严文井的两本旧书	(50)
雷雯二书	(52)
朝歌与晚唱	(56)
寻找回文学的美丽	(58)
菊部芬芳	(61)
走向阿尔卑斯山的中国记者	(64)
穿着“隐身衣”的孙震	(70)
沐浴着书香的“黄成勇”	(73)

落华时节读华章·····	(76)
《师魂》的功德·····	(79)

剪风裁雨

学者的罗曼司·····	(85)
时间的组诗·····	(92)
天才的编辑·····	(96)
蓝铅笔的魅力·····	(103)
相互辉映的巨星	
——作为编辑的涅克拉索夫·····	(110)
《飘》:编辑史上的一个传奇 ·····	(117)
巴黎出版人轶事·····	(124)
牧野武朗的编辑之路·····	(130)

生前身后

最后的月光:孙大雨 ·····	(139)
关于《最后的月光》的一封信·····	(146)
金岳霖的爱·····	(148)
不朽的大堰河·····	(152)
徐迟:坎坷译路 ·····	(158)
乔冠华和徐迟·····	(178)
大宇宙中的“双子座”·····	(191)
寻访一座“美丽的孤岛”·····	(206)
又拾丹青画霜叶·····	(221)
让火燃着·····	(226)
听那剑声·····	(230)
歌浓如酒、人淡如菊的曾卓 ·····	(233)
孙建江:“好书必读” ·····	(238)
祝勇:在传承与守望之间 ·····	(242)
饶庆年:远去的“山雀子” ·····	(245)

雁北：雁归何处？	(249)
吴然：寻找“回到”童年的路	(252)
聚会在孙幼军的客厅里	(259)

闲言碎语

书与人絮味(一)	(269)
书与人絮味(二)	(274)
书与人絮味(三)	(278)
书与人絮味(四)	(283)
把最好的书交给孩子	(287)
封面上的书卷气	(291)
电视的“俘虏”	(294)
追寻那失去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	(297)
读《作文通讯》有感	(300)
附录：徐鲁创作年表	(303)



黄 叶 村 读 书 记

大 / 书 / 小 / 识

心爱的《鲁迅全集》

我不知道我的同龄人中有多少人从头至尾认认真真地读过《鲁迅全集》。我很自豪我认认真真地读过这套大书，厚厚的16卷，连一条注释也没放过。

读着这套大书，我觉得自己就像在一个浩瀚的大海中游泳。我感到了整个大海的宽阔与温暖。而具体到每一朵浪花，它们又往往是那么强硬而充满着锐气，再顽固的礁石也不是它们的对手。而更重要的是，置身于这片深博的大海，我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有一位读过马克·吐温全集的作家说：“简直太迷人了！仿佛只要在它的岸上坐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写一本书出来。”他说的是《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我读我的《鲁迅全集》，也有这样的感觉。无论是在黎明还是在午夜，只要一捧起其中的任何一卷，我就感到自己手痒。《鲁迅全集》给予我无穷无尽的生命的热情和创作的灵感。翻开其中的任何一页，我都仿佛看见了大师的深邃的目光，听到了大师的最沉重的呼吸，甚至听到了那被晦重的夜色所包围的书房里，从浓重的烟雾中传来的一阵阵呛呛的咳嗽声……我知道，整个民族的忧乐和人类的悲欢，都牵系在大师的心头！

我想起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关于契诃夫的笔记：“有些人，我们离了他们便几乎无法生活。对于这些人，生活即便不能令其永生不死，也该让他们益寿延年，以便我们的肩上能够经常感受到他



曹白作《鲁迅木刻像》

们那双巨手的抚摸……”是的,对于鲁迅先生这样的大师,一次生命本来就远远不够。孙夫人曾劝他珍重自己的身体,曾在病中给他写信,劝他:您要知道,您不是属于您个人的,整个民族需要您活着,您必须为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保护好您的身体……(大意)然而他死得太早了!他没能像维克多·雨果或萧伯纳那样活到耄耋高寿。比起那些梦想着把自己的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的人,他宁愿“俯首甘为孺子牛”。而对于那些丑恶、卑鄙、狗苟蝇营的一类,他总是横眉冷对,誓不两立。他是无私无畏的战士,却终于因为疾劳过度,忧患至极而失血,而脸色苍白、双颊深陷。大爱和大憎毁掉了他的身体。他过早地放下了他的“投枪”……

我时常用双手轻轻摩挲着我心爱的《鲁迅全集》。我知道我的手充满最大的温情。我的心灵因为无限的景仰而颤抖着。是的,我熟悉我的《鲁迅全集》的每一卷、每一页,熟悉它们的纸张的色泽、文字的疏密以及氤氲其间的芬芳气息。

那一卷的封套和内页上的色泽仿佛受了阳光的曝晒而变得淡黄了吗?是的,那是因为我曾坐在明亮的旷野上读过它。我读着它的时候,有时也情不自禁地要拿着它们对着朗朗的阳光照一照,仿佛要透过纸背看清它们之中是否隐藏着什么难以解释的魔力。而这一卷的书脊又仿佛因为受潮而稍稍有些松软了。这也不奇怪,这是因为我曾在一些阴郁的日子里读过它。我读着它的时候,只觉得自己心灵的潮湿,耳边似有种种声音,却不知道雨水已经飞进我低矮的窗户,打湿了我手中珍贵的书页……我常常因此而惭愧

不已。但也因此而更加珍视和熟稔了它们中的每一卷、每一页。啊,我的《野草》,我的《朝华夕拾》,我的《呐喊》与《热风》,我的《华盖集》、《二心集》和《两地书》……你们都是我今生今世所永远不能舍弃和离开的心爱的大书啊!

我的生活并不宽裕,早些时候甚至因为苦于衣食而斯文扫地。我的书架朴素简陋,一点也不豪华。然而每次搬家,我总要收捡出其中最光洁、最宽敞和最顺手的一格来端端正正地摆放《鲁迅全集》。有时外出旅行,路途上也常常惦念着我心爱的《鲁迅全集》,会不会有人动过?会不会出现意外譬如失火,烧了我的《鲁迅全集》?而一旦回家,便会直奔我的心爱的大书,好像奔向一位三秋未见的亲人。

也曾有一友人,苦于自己没能买到一部《鲁迅全集》,每次来寒舍叙谈,总是心不在焉,目光老是瞄向我的《鲁迅全集》。然而他只是观望注目而从不随便动手抽取。我明白他的心思。他想翻看我的《鲁迅全集》,他想开口借阅我的《鲁迅全集》,但他明白,只要一说出来,我就会一口拒绝,即便不拒绝,也会使我为难至极。而我每逢此时则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或装聋作哑,或“顾左右而言他”。我得尽力保护好我的心爱的《鲁迅全集》啊!那么,得罪了,我的善解人意的友人;原谅我吧!我心爱的《鲁迅全集》(《鲁迅全集》16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新1版)!

(1990年春天)

重读《樱花书简》

郭沫若在《初出夔门》中曾经追忆说：“1913年的6月，在‘第二次革命’的风云酝酿着的时候，天津的陆军军医学校在各省招生，四川招考了六名，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其时他刚满20岁。他的年轻的生命“就像大渡河里面的水一样，一直在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地流着。”（《少年时代·序》）他不满足于祖国黑暗与腐败的现实，面对自己所处的那个封建礼教谨严的家庭，也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厌倦感。他总想离开四川盆地，离开那深井般的“家”，出去过一种自由的生活——他好像已经听到了外面的世界对他的召唤，在心灵深处，他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民族的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这年的7月下旬，他从乐山乘船东下，几经辗转，于10月下旬出了夔门。“那时候有迷迷蒙蒙的含愁的烟雨，洒在那浩浩荡荡的如怒的长江。我们是后面不见来程，前面不知去向。”“但我只要一出了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恢复·巫峡的回忆》）11月6日，他经汉口北上抵达天津的军医学校。但他内心里并没有着意于学医。他的报考医校，仅仅是为了要离开四川，寻找一个更开阔的天地。三天之后，他又离开天津去了北京，在长兄郭开文（川边驻北京的代表）的帮助下，于12月28日，毅然买棹，东渡扶桑，开始了一段崭新而又艰难的人生历程。郭沫若后来把自己的这个选择称为“一生的第二个转折点”（《我的学生时代》）。